

云冈研究院与龙门石窟研究院开展交流深化合作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2024年1月28日,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一行赴云冈研究院调研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出席龙门石窟研究院、云冈研究院工作交流座谈会,与云冈研究院中层以上领导座谈。

云冈研究院书记刘建勇首先代表全院干部职工对余杰书记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余杰书记表示,此次调研的目的是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做法,理清思路,找准方向,进一步提升龙门石窟保护利用工作。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院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院党委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及综合部、历史与民族融合研

究中心、数字化保护中心、考古研究所等10个处室的领导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分管和负责工作的开展情况。云冈研究院和龙门石窟研究院就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经验做法、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激励措施的制定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

双方均表示,山西和河南、大同和洛阳、云冈和龙门,既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又有着很多相似相通的地方。今后双方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在石窟寺文物安全管理、保护技术、系统考古研究、价值发掘阐释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共同促进石窟寺保护利用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工作交流座谈会现场



打通青年学者成才通道 打造云冈研究全新品牌



座谈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云冈研究院科研立院宗旨,持续推动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和云冈学研究,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研究高地,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高层次科研人才队伍,1月29日上午,云冈研究院召开在读研究生学习交流座谈会。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出席会议,并听取了汇报。

目前,云冈研究院在读研究生共9名,其中硕士研究生1名,博士研究生8名。他们分别就上年度个人学习心得、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学术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受到的启发、得到的感悟等作了汇报。内容涉及课程体系、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学术交流、论文撰写、学业规划等多个方面。与会领导对大家一年来的学习和努力给予了肯定,并在研究方向、研究思路、实验方案设计优

化、实验数据收集整理与阐释、科研工作效率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给出了指导和建议。

杭侃指出,此次座谈会的召开旨在全面了解到过去一年大家的学习情况。云冈研究院历来重视青年人才队伍的建设,努力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持续加强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帮助大家找准科研方向,为把云冈研究院建设成为云冈学研究高地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2024年,云冈研究院将继续在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上发力,做好相关基础性研究,同时组织在座人员对云冈模式影响下的小型洞窟开展考古调查。希望大家珍惜学习机会,继续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争取早日完成学业,运用所学专业

女性游客更爱“游云冈”



云冈石窟景区游人如织

进入旅游淡季,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呈现“淡季不淡”。1月15日至1月21日有1.2万人次参观云冈石窟,超八成游客来自山西省外,其中女性游客多于男性。

记者1月25日从山西省大同市委宣传部获悉,上周,云冈石窟参观人数同比增长134.7%,门票收入76.19万元,同比增长176.3%。其中,山西省外游客占比84.8%,女性游客占比53.5%,18岁至39岁游客占比77.2%。

据云冈研究院数据统计,2023年,云冈石窟参观人数303.5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53.7%;门票收入2.08亿元,较2019年增长59%,均创历史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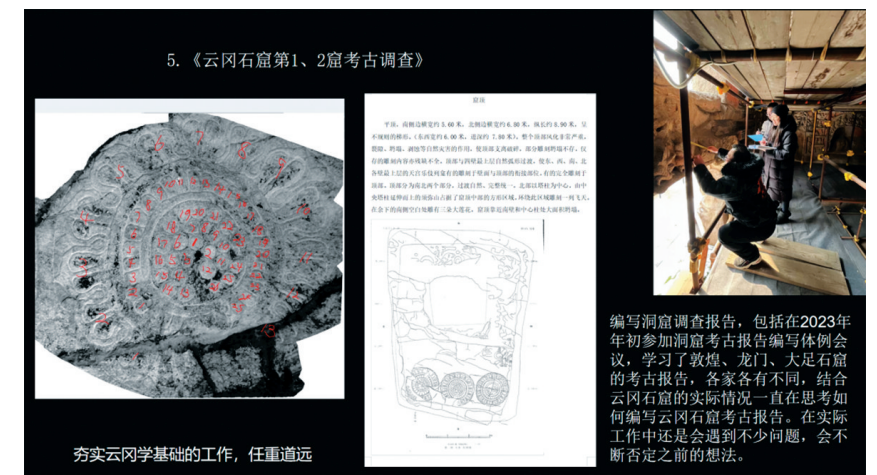
分析指出,2023年,参观云冈石窟的女性游客163.9万人次,占比54%,反映出女性日益成为出游主力。特别是

年轻女性在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打卡”“种草”,传播力号召力较大。据携程数据分析,在旅行决策上特别是全家出游时,超过70%的订单由女性用户主导目的地、景区、路线等。

2023年,参观云冈石窟的游客中,18岁至39岁游客177万人次,占比58.3%,表明年轻人更愿意为出游买单。文博研学旅游、城市漫步游、自驾游休闲游等成为旅游产业新的发展方向。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以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始建于北魏和平年间,现存主要洞窟45个,共计1100多个小龕,大小造像59000余尊,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来源:中新社)



编写洞窟调查报告,包括在2023年初参加洞窟考古报告编写工作会议,学习了敦煌、龙门、大足石窟的考古报告,各家各有不同,结合云冈石窟的实际情况一直在思考如何编写云冈石窟考古报告。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会遇到不少问题,会不断否定之前的想法。



岁月失语 唯石能言

董晓娟



第二十窟大佛

冯骥才先生看过贺兰山原始古朴的岩画,情绪激荡,挥毫落句:“岁月失语,唯石能言。”冯先生的话真可谓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读罢这八个字,我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八个字不是为贺兰山的岩画题的,更像是专门为云冈石窟量身而衣。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同草根,每每瞻仰世界

文化遗产云冈石窟,虽不能“扪兰言于断金,交蓬心于匪石。”但有所思、有所悟总不能免。

云冈石窟东西绵延1公里,雕有佛像59000余尊,最高者17余米,最小者仅几厘米。仔细观察会发现,这里的佛像尊尊端庄,面容慈祥,平和静穆敛于内,和蔼亲切示于人。遥想1600多

年前,鲜卑拓跋部走出嘎仙洞,越过大兴安岭,统一北方,问鼎江南。一路走来,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即便是定都平城后,依然有花木兰代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悲壮。然而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催化,从来不是靠战争的杀戮,而是靠人文的关怀。对话昙曜和尚的雕塑,什么叫慈悲?“慈”是慈爱众生,“悲”是悲悯万物,“慈悲”就是给人快乐。当年以昙曜大师为首的云冈石窟的设计师和开凿者,一定是深深了悟这个道理,才把这里作为对“善”的终极关怀。

在宽厚仁慈的大小佛殿前驻足瞻仰,云冈石窟以“昙曜五窟”为代表的前期工程,雕刻粗犷豪迈,厚重浑朴,体现鲜卑游牧民族的璞玉浑金之美。中期工程大体是汉女冯太后临朝称制“摄政”献文、孝文两代皇帝,推行均田制等缓和民族矛盾时开凿,造像丰瘦适宜,飞天由丰满转飘逸,出现了明显汉化的迹象。后期工程窟外门楣雕饰繁缛,佛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带,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由淳朴凝重到富丽堂皇再到洒脱俊逸,雕刻技术的“云冈风格”在求新入流中走向成熟,由鲜卑趋向汉化,由西来化走向中国化,由典教化融入世俗化。沿着岩石雕刻艺术三步走的过程溯本追源,有根有魂有自信。岁月失语,石佛

有言:中国的灿烂文化,是我们的老祖宗一步一步脚印走出来的。

岁月无语,石窟能言,不仅能“言”,而且有美妙的音乐。云冈石窟中有许多音乐元素,尤以第12窟为集中,这一窟有47身乐伎44件乐器,徜徉其中,仿佛置身汹涌澎湃的音乐大海边,琵琶、箜篌、琴瑟弹拨声不绝于耳;笛箫、笙簧、笙簧吹奏调余音绕梁;腰鼓、手鼓、檐鼓打击乐眼花缭乱。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组6人组成的高浮雕伎乐天乐队,第一人吹埙,第二人击羯鼓,第三人弹指,第四人打细腰鼓,第五人吹笙簧,第六人弹曲项琵琶。他们裸露上身,体格健硕,充满动感。这些一组组历经了15个世纪的石刻伎乐天,虽然冰凉没有温度,但那鲜明的人物表情,却分明传递着暖暖的温情;虽然这些造型不会发出声音,但这庞大的“乐队”曾经奏响了神州大地最新、最全、最和谐的交响乐。这交响乐集天竺、疏勒、龟兹、西凉、高丽、中原、江南各地韵乐于一体,在北魏平城演奏传播,催生了在隋唐大登场的华夏最强音。后来的唐诗宋词这两项文化桂冠,有远古《诗经》《离骚》的渊源,也离不开南北朝音乐的滥觞。

走进云冈石窟,能深深地感受到北魏时期各民族能工巧匠以开放包容

的胸怀,将西域的绚烂旷达、瀚海的雄浑豪放、中原的细腻雅致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升华,这里蕴藏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了解昨天的卓绝,坚定今天的步伐,去努力探寻明天的曙光。“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是《水经注》的记载,经过近年来的保护还原,当年云冈

石窟的盛景已接近真实全貌呈现在武周山下、十里河畔。我想冯先生的“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是站在大文化层面考量的,不会是仅仅指岩画或是文化遗产保护,而是对人类文明的珍视。云冈石窟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正是一种大文化的发扬光大,必将点燃人们心头更耀眼、更持久的火光,照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为世界的道洽大同、文明多元贡献中国力量,让失语的岁月发出高亢嘹亮、万代不绝的动听乐章。



山堂水榭